

Sinologia Hispanica, China Studies Review,
5, 2 (2017), pp. 49-62

Received: August 2017
Accepted: October 2017

美国汉语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Analysis of Policy Chang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S.A.

孟艳华*

meng_yanhua@hotmail.com

Meng Yanhua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
北京 中国, 100083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ollege of Advanced Chinese Teaching
Beijing, China 100083

本文以基于语言规划观的语言政策发展模式为基础分析了美国自汉语教学肇始起130年来的政策变迁历史, 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政策阶段: 即, 战前放任化政策阶段、战时优先化政策阶段、战后抑制-优先化-多元化政策阶段、本世纪作为国家关键语言的优先化发展政策阶段。文章据此对基于语言规划观的语言政策发展模式进行了修改, 提出了基于语言规划观的外语政策发展模式。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patterns of the U.S.A., the article combs on its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t's proposed that the 130 years of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olicy patterns. These are nonintervention policy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priority policy during the war, containment- priority- diversity policies after the war, and priorit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a revised policy pattern mode is provided for analyzing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作者简介] 孟艳华,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40068)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美国汉语教育；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政策模型；汉语国际教育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S.;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patter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 引言

当前汉语教育作为一门外语在全球不断得到发展，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汉语教育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也不相同，有的扶持鼓励优先发展有的放任自由。研究某一国家汉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为各国制定汉语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主要梳理美国汉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历史，分析其主要政策阶段和政策形成原因，并简单总结其启示。在美国汉语教育有双重地位：从本土语言教育上来看，汉语是华裔子弟使用的语言，近年来美国放宽政策，很多华裔学校采取了“双语教育”政策；从外语教育上看，汉语作为新兴的广受欢迎的外语之一，很多地方上至大学下至幼儿园都列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

美国汉语教育发展130多年的政策变迁值得进行多视角研究，前人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美国不同领域语言政策及背景因素研究，如：语言政策通论（蔡永良，2002；李英姿，2013；邹一戈、冯增俊，2015；邬争艳、许庆豫，2015）、美国少数民族与移民的语言政策研究（王双利，2010；樊洁，2014；刘文娟，2014）、美国双语及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张桂菊，2013）等；（2）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语言教育政策与状况研究，如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研究（吴原元，2010）、21世纪美国语言政策历史研究（张蔚磊，2014）等；（3）当前语言教育政策与现象研究，如：当代美国AP汉语研究（王若江，2006）、当代语言立法研究（巨静、周玉忠，2009）、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政策研究（王建勤，2011）、汉语旗舰项目研究（康晓亚，2013）等；（4）美国汉语教育与汉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教材、教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刘珣，1993；柯传仁、沈禾玲，2003；周质平，2004；印京华、姚道中、张光天，2010；熊文华，2015）等。从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关于美国汉语教育130年历史发展中的政策研究零散分散在多个相关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专门的汉语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影响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旨综合考察汉语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影响，专门对汉语教育政策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思考。

本研究认为，世界各国采取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各不相同。对语言本质和作用的认知不同，造成语言政策与规划观不同。当人们将语言仅看做一种交际工具时，语言多样性是一个问题，语言统一或同化是解决

交际问题的对策；当人们意识到语言的其他功能如思维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的重要性时，语言多样性就被看作权利或资源（李宇明，2008），权利资源观念和问题观念相互竞争，据此，王辉（2010：149）提出了基于语言规划观的语言政策发展模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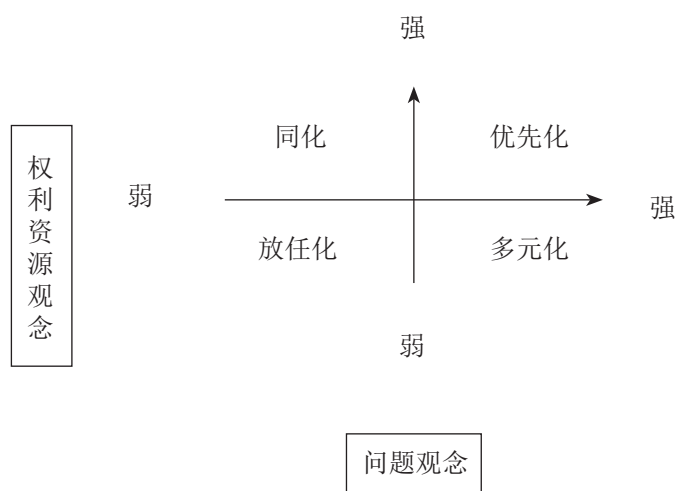


图1：基于语言规划观的语言政策发展模型

基于上图，语言政策可分为放任、同化、多元化与优先化四类。撇开美国对官方语言英语、对原住民印第安语、对移民的英语教育等语言政策不谈，我们想知道，美国对作为外语的汉语的语言政策是什么？它的发展经历了哪些政策阶段？它是如何变迁，又如何影响着美国汉语教育？我们拟对美国汉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做一个简单梳理，进而回答上述问题。

2. 二战前60年“汉学”取向的汉语教学：放任化政策

语言的价值可以被归总为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李宇明，2008）。二战之前美国的外语教学基本上是只教传统的拉丁语和法语。作为非普遍教授语言的汉语，美国的汉语教学在产生之初，受到重视的是汉学的文化价值。

1814年汉学作为一门专业在法国正式被确立下来，西方各国的汉语教学开始了它们的历史。美国本土的汉语教学始于1877年，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回国后在耶鲁大学创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随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纷纷开设汉语课。这些汉语课规模很小，如，

哈佛大学在1879年开设汉文讲座，正式从中国聘请了戈鲲化（1838-1832）为首位汉语教师，学生仅有5人。汉语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为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如：戈鲲化在进行汉语教学时的教材就是自己撰写的诗集《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这也可能是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张西平，2002）。汉语教学为阅读、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服务，教学取向是古典汉学研究。当然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的同时，教学还兼有培养中文翻译的目的。

这一时期成立的一些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当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883）、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等，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美国汉学发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特色是个人推动在著名的大学开设中文，而美国学生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不大（姚道中等，2010），美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是放任性的，政府对教育部门、研究组织等进行汉语教学没有任何政策导向或实践干涉，是否开设中文相关课程以及如何进行教学完全是个体行为。如果把为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化服务这类汉语教学定义为语文教学，时至今日，美国汉语教学界仍然保存着在大学文科教育总目标下进行语文教学的传统，即“阅读中文原著并进行研究的学术性目标”（刘珣，1993；孟艳华，2015）。

3. 战时汉语培训法案：战时优先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政治和军事需求，美国政府实施各种短期培训计划，使接受培训人员在短期内掌握汉语、熟知中国历史文化，培养会说汉语的军官和情报人员（张西平，2009）。全美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以下简称ACLS）在1941年初成立了外国语文速成计划委员会（*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 以下简称ILP）专门负责战时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由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牵头，组织语言学家制定教学方案（*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1942），于1942年夏在美国15所大学开办了65个速成外语班，开始进行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日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等包括26种语言的教学活动。学生总数达700人（查理德，1980）。同时，美国政府和军队也启动了一系列培养军事外语人才的计划，比如成立海军语言学校、实施陆军特别训练计划等。

美国陆军委托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军人汉语。美国空军派飞行员去耶鲁大学学习汉语。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批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等人转而担任语言教师，外语教学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汉语学习中心耶鲁大学不教汉字，专攻口语，用国语罗马字编写教材，主张语言操练式教学法（姚道中等，2010），这就是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听说法的开始。汉语教学开始向具有实用价值的现代汉语转型，日常口语会话课为教

学重点，语言的交际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由于这是政府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教育政策，我们称之为“战时优先化政策”。

4. 战后50年：抑制—优先化—多元化政策

从1949年到上世纪末这50年中，美国的外语政策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从冷战麦卡锡（McCarthyism）时期的抑制政策，过渡到六七十年代的优先化政策，进而过渡到中美建交后的多元化政策。这里我们没有采取“同化”这个词，因为同化用于一种优势语言对另一种少数群体语言的替代，汉语作为外语学习时，“抑制”比“同化”更符合事实。

4.1 二战后麦卡锡主义及其对汉语教学的抑制

战时优先化汉语教学政策，加之1952年成立的旨在鼓励各级学校学习外语的外语教学规划研究会的推动，使得战后汉语教学在事实上保有一定的发展态势。这也客观上造成这一阶段的汉语教育以及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因为制度和政策而受到抑制的情况并未被研究者所重视（张西平，2009；姚道中等，2010；熊文华，2015）。但史料研究表明，这一研究阶段的政治政策显然抑制了汉语教育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50年代，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排斥共产党中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与共产党中国有牵连的机构、组织、个人难逃被打击、迫害的命运。国务院远东司的中国问题专家备受打击和清洗，与中国有联系的外交官遭受各种形式的调查和审讯，非官方机构的现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讯。太平洋学会、美国学术理事会、美国教育委员会等积极推动现当代中国研究或对此感兴趣的机构组织、为中国研究提供过资助的基金会也受到打击。研究现当代中国的机构、组织、个人趋于沉寂。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几乎全部中断。

在此阴影下，汉语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高校课程表中很难找到有关中国的课程，报名学习中文的学生也大幅度减少，比如，这一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报名学中文的学生数从29个减少到10个（吴原元，2008：46）。1954年福特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对中国的兴趣和注册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都已大大减少。

4.2 国防教育法案与优先化汉语教学政策

随着中国政权日益巩固，国际影响力取得巨大发展，苏联科技军事实力奋起直追，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8年，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共有10章，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加强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教育，推动这三门课的现代化；

第二，加强天才教育，对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贷学金，使任何英才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三，加强实验室建设和教学手段现代化；

第四，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培养中层技术人员；

第五，强化师范教育，提高教师水平。

就外语教学来看，它力图改变美国教育普遍不重视外语教学的状况，把外语教学与科学技术教学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外语教学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大力发展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外语观念，把汉语与日语、阿拉伯语、北印度-乌尔都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等6种非普遍教授语言（理查德，1980）列为第一层次的关键语言。政府投资建立暑期强化学院，还资助冷门语言教育项目扩建，并授权K-12年级的学校实施外语教学（李英姿，2013）。在此政策影响下，联邦政府、基金会在10年内投入巨额资金用于俄语、阿拉伯语、印度语、马来语、汉语等重要外语的教学。据统计，在1959年至1966年期间，仅福特基金会用于资助大学开展地区研究的资金总额就超过了两亿七千万美元（种海萍，2011）。

许多大学得到资助得以开设汉语课。教授汉语的学校由不到10所增加到了100所，在美国外语教学中，汉语教学成为发展最快的语言科目之一，在很多学校，汉语取得和其他外语平等的地位（常宝儒，1979）。

这一时期成立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学会、研究机构等。1958-1962年由联邦政府资助建立“现代外语教学研究中心”。1959年，在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协作委员会”。1962年“中文教师学会”成立。除基金会的资助以外，高校、学会、研究机构亦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汉语教学。

同时，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课程和项目纷纷在各大学设立，作为区域研究一部分的中国问题研究，开始崭露头角（朱政惠，2009），汉语教学开始面向现代中国研究，汉语教学重心完成了向现代汉语的转移。

受此政策影响，这一时期开设中文课程的大专院校和汉语学习者都逐年增长，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1：上世纪60-70年代大专院校中文教学情况

	1960年	1966年	1968年	1970年	1973年	1978年
大专院校数	-	95所	-	130所	260所	-
学生人数	1844人	-	5061人	5406人	-	7842人

同时，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中学汉语教学也开始受到重视。1962年，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资助新泽西、波士顿和旧金山三个地区的学校推动当地中学的汉语教育。此后中学汉语教学不断发展，具体情况如下表2所示：

表2：中学汉语教学情况

	1962年	1963年	1968年	1970年
学生数	309人	620人	2096人	1345人
学校数	6个州	8个州	15个州	230所中学

这一时期的政策鼓励美国人学习汉语与其他非西方语言，因此说是“优先化”汉语教学政策。

4.3 上世纪80-90年代：多元化政策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两国长达30年的隔绝对峙时期结束，两国关系回归正常。随着《国防教育法案》时期的财政资助的消退，汉语教学与中国问题相关研究向学术理性回归，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经济发展需求开始影响汉语教育，汉语与其他外语处于一种多元化发展态势之中。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出台各种法案，明确了外语教学的意义和地位。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优异委员会发表《国运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al Risk: An Imperative Reform），把外语教育看作与基础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鼓励国民学习并掌握外语，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和睦相处，加强美国经济的海外影响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1984年《经济安全教育法》授权政府为提高外语教学而拨款，1993年《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决定为大学拨款以改进文化和语言训练。1994年《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明确将外语定为核心课程之一。

这一时期大学汉语教学发展稳定，学生人数如下表3所示：

表3：上世纪80-90年代大学中文学习情况表

	1980年	1986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8年
大专院校数	-	-	-	486所	-	-
学生人数	11366人	16891人	19490人	-	26471人	28456人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始参与世界经济交流，国际经济贸易需求开始影响汉语教学，各大学也逐步开设了商务汉语、媒体汉语等课程。同一时期，大量说普通话的新移民涌入美国，普通话的地位日益凸显，方言区华裔学习普通话的需求增长，面向方言背景学生的普通话课程开始进入课程体系。

从中小学汉语教育情况来看，1983年道奇基金会（Dodge Foundation）发起“中文启蒙教学方案”，中文开始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1987年，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成立。199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成立SAT II中文考试，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可以将这个中文测试成绩作为一项资历，促进了中学汉语教学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学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如下表4所示：

表4：上世纪80-90年代中学汉语教学情况

	1985年	1990年
学校数	11个州	32个州
学生人数	3409人	7354人

1996年美国外语教学研究委员会和各语种外语教师协会开发出《面向21世纪的外语学习标准》，1999年修订并改名为《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s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核心理念为五大标准：交际（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贯连（connection）、比较（comparison）和社区（community）。全美中文教师协会和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据此翻译编制了《全美中小学中文学习标准》。这一标准代表了当代最新的语言习得理论和21世纪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汉语教学与其他外语教学同步步入科学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美国外语教学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5. 21世纪作为国家关键语言的汉语：优先化政策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的汉语教育进入了更快的发展轨道。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对美国大学的调查，大学汉语学习者成倍增加，如下表5所示：

表5：美国大学汉语学习人数表

	1960年	2002年	2006年
学习人数（人）	1844人	34253人	51582人
占选修外语总人数的比例	0.3%	2.4%	3.3%

这种发展与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迅猛提升密不可分。从语言政策视角来看，这种飞速发展态势得益于美国优先发展汉语教育的语言政策。

从美国的语言政策方面来看，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于2003年出台《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列为“三大战略语言”，倡导学习这三大语言。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批准了大学汉语进阶先修课程和考试项目，简称AP汉语项目，把汉语与美国传统的西方语言外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等语种一起，列为可供高中生选修的大学预修课程。汉语正式进入了美国中学主流学校教育。《2005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S.-P.R.C Cultural Engagement Act）要求5年内从联邦资金中拨款13亿美元，用于美国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以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

2007年，拨款1.14亿美元，以国家安全和繁荣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National Language Flagship Initiative）”启动，鼓励国民学习包括阿拉伯语、汉语、韩语、印度语、波斯语、日语、俄语、土耳其语等在内的八种关键语言，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培养具有高级关键语言能力的专业人才，试图通过提高美国公民的外语能力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同年，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安全局等共同主导在各地开展语言计划“星谈计划”（Star Talk），对高中或中小学任职的外语教师提供课程开设、师资培训的免费资助，该计划2007年的重点语言为中文和阿拉伯语。

在AP汉语项目、国家旗舰语言项目、星谈计划等各种项目的推动下，作为国家战略关键语言之一的汉语受到学习者欢迎，在美国成为继西班牙语、法语之后学生学习的第三大外语。这给美国汉语教学界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一时期汉语教育呈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从美国大学来看，汉语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得到新发展。培养具有专业修养的汉语教师成为新兴热门专业。因此，汉语语言学、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专业成为大学的专业之一，汉语语言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跨文化交际等课程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汉语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孟艳华，2015）。

第二，除了大学以外，中小学汉语教学也迅速发展。2002年中小学汉语学习者有23900人，至2009年估计有10万中小学生学习汉语。具体如表6所示：

表6：美国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表

	2002年	2003年	2006年	2007年	2009年
学习人数（人）	23900人	-	-	3-5万	10万
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数	-	200所	650所	-	287所

第三，这一时期美国汉语教育的一大是呈现低龄化趋势，幼儿园汉语教育不断升温，以佐治亚州的幼儿园汉语教学为例，2009年这个州有7个幼儿班140名学生学习汉语，至2011年，共有110个班2303名学生学习汉语。幼儿汉语教育的这种发展速度在美国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以沉浸式学习（immersive learning）为特点的汉语沉浸式学校和汉语沉浸式课程于这一阶段产生并得到快速发展。

第四，中国政府开始在全球实行建立孔子学院等汉语国际教育政策。据中国国家汉办官网信息（www.hanban.org），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美国成立；2009年，美国有55所孔子学院和8个孔子课堂；至2015年，已有109所孔子学院，494个孔子课堂，注册学生351306人。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国家公派汉语教师进入美国大、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课堂教学，顺应了美国优先化发展汉语的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汉语教育对汉语师资的大量需求问题，促进了美国汉语教育的发展。

6. 结论与启示

外语政策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外语政策，与其国力（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直接的关系。也会受到该国与外语国家的国际关系、外语国家的战略地位、对外政策、贸易往来、经济科技水平等因素影响。

就美国汉语教育政策的情况来看，首先，130年以来，美国的汉语教育政策与国际形势一起起起落落，一变再变，在最初的放任化阶段之后，历经“战时优先化-抑制-优先化-多元化-优先化”各个阶段，总体发展趋向于健康。当前汉语教育政策明显的特征为：汉语教育现代化、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汉语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与阶段划分情况如下表7所示：

表7：美国汉语教育政策阶段划分

	战前 放任化	战时 优先化	战后多元化			新世纪 优先化
			抑制	优先化	多元化	
时间	1876-1941	二战期间	1949-1957	1958-1978	1979-2000	2001至今
标志 事件	耶鲁大学 创立美国 第一个汉 语教研室 和东方图 书馆	哥伦比亚 大学等被 委托教 授军人 汉语	麦卡锡主 义盛行	《国防教 育法案》	中美建交	《国家 安全语 言法 案》

其次，上文分析表明，本文引言部分引用的图1反映的是基于语言规划观的语言政策发展模型图，基本可以借用于分析外语政策模型，国家对某一种语言的政策既受总体外语政策的影响，比如重视还是忽视外语教学，又受到国家对某一单一语种的政策影响，比如，重视某种或某几种外语，使之优先发展。由于外语政策不涉及对外语的“同化”问题，因此，本文把其更名为“抑制”。据此，根据某种外语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其他外语的重视程度对比，外语政策模型可以据图1可修正为图2，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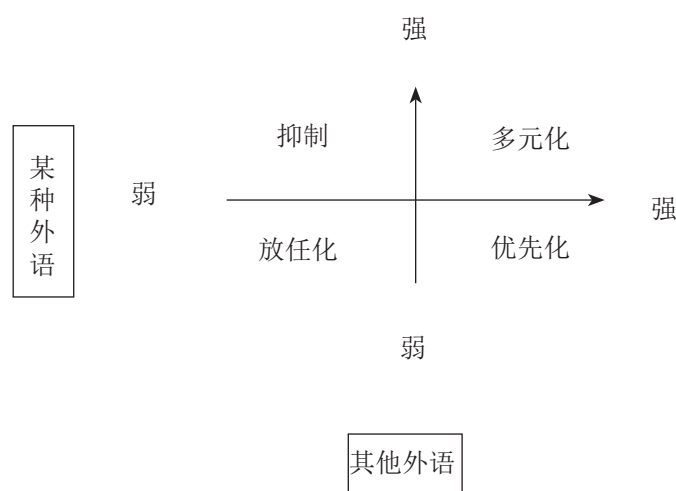


图2：基于语言规划观的外语政策发展模型

最后，外语政策可分为放任化、抑制、多元化和优先化等四种不同模型。制定合适的外语政策对语言规划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外语教学有促进或抑制作用。当国家依据战略安全或经济利益需要优先对某些语种进行教育时，这一语种的外语教学会步入发展上升期。当某外语在国际社会中的交际功能、权势功能增强时，即便没有国家鼓励，亦能吸引众多学习者，此时，这一语种的外语教学步入黄金发展期。当前，受到美国优先化发展汉语的外语政策以及中国的各项政策影响，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的汉语教学正处于黄金发展时期。

未来美国汉语教育政策会如何变化？各国如何在了解美国的汉语教育政策的基础下制定本国汉语教育政策？国内外汉语国际教学界如何应对各种政策下产生的教学需求和利弊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蔡永良, 2002, 论美国的语言政策[J]. 江苏社会科学, (5): 199-200.
- 常宝儒, 1979, 美国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概况[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152-158.
- 崔颂人, 1994, 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J]. 世界汉语教学, (3): 77-80.
- 樊洁, 2014, 美国移民语言政策的实质及对我国语言建设的启示[J]. 语文建设, (6): 16-18.
- 巨静、周玉忠, 2009, 当代美国语言立法探析[J]. 宁夏社会科学, (4): 134-137.
- 康晓亚, 2013, 从汉语旗舰语言项目解读美国语言政策[J]. 前沿, (8): 141-142.
- 柯传仁、沈禾玲, 2003, 回顾与展望: 美国汉语教学理论研究述评[J].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1-17.
- 李英姿, 2013,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 2008, 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21-26.
- 理查德·汤姆逊(鲁健骥译), 1980, 美国汉语教学综述.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12-20.
- 刘珣, 1993, 美国基础汉语教学评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5-63.
- 刘文娟, 2014, 美国西班牙裔的语言政策[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 42-46.
- 孟艳华, 2015, 美国大学中文项目的课程设置现状与启示——基于30所大学的定量分析[A].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C], 第4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58-170.
- 苏·赖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辉, 2010,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建勤, 2011, 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6): 31-37.
- 王若江, 2006, 关于美国AP汉语与文化课程中三种交际模式的思考[J]. 语言文字应用(S1): 45-50.
- 王双利, 2010, 美国少数民族及移民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 142-145.
- 邬争艳、许庆豫, 2015, 美国语言教育政策沿革述论[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6): 33-37.

- 吴原元, 2008, 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 [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吴原元, 2010, 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史述略[J]。华文教学与研究, (4): 11-18。
- 熊文华, 2015, 美国汉学史[M]。北京: 学苑出版社。
- 徐超然, 2012, 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现状、问题 and 对策[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姚道中、张光天, 2010, 美国汉语教学历史回顾与现状[A]。张海惠主编,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C]。北京: 中华书局: 773-784。
- 印京华, 2006, 探寻美国汉语教学的新路: 分进合击[J]。世界汉语教学, (1): 116-121。
- 张桂菊, 2013, 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兼论双语与外语教育政策的异曲同工之妙[J]。当代外语研究, (5): 38-42。
- 张蔚磊, 2014, 美国21世纪初外语教育政策述评[J]。外语界, (2): 90-96。
- 张西平, 2002, 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兼论汉语教学史的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 (1): 93-103。
- 张西平, 2009, 世界汉语教育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种海萍, 2011, 赵元任与美国汉语教学[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质平, 2004, 美国汉语教学的隐忧[J]。专家论坛, (1): 41-44。
- 朱政惠, 2009, 美国中国学研究序言[A]。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C]。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0。
- 邹一戈、冯增俊, 2015, 当代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86-92。

